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中国教师报

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第523期
逢星期三出版 本期16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9
邮发代号:1-192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教育报刊社
总编辑:雷振海

《区域教育周刊》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教育局在推动区域课改过程中，充分赋权基层学校和教师，让课改创新呈现出自下而上的集体繁荣。
4-5版

《现代课堂周刊》
一个“无师课堂”新尝试让杜郎口小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解读“无师”理念？从本期开始，周刊将与读者共同探讨。
6-7版

《教师生活周刊》
让童年充满书香吧。本期，我们为您推荐几本优秀的童书，希望能给孩子们种下金色阅读的种子。
8-9版

《教育家周刊》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是什么？对校长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10-11版

《课改研究周刊》
教育有时候需要“大题小做”，本期，我们撷取河南省荥阳三小的10个教育细节，展示细微之处的教育魅力。
12-13版

《教师成长周刊》
十余年课改路走下来，很多教师发现，越走越没有自信。本期关注教师如何重建教学自信力。
14-15版

政策直通车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将成为升学重要依据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各地要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纳入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将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高等学校学生评优评先、毕业考核或者升学的重要依据，并将其作为教育行政部门评价学校教育和地方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4月2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法》等三个规范性文件，其目的是深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测试和考试制度改革，系统设计和整体完善学校体育工作评价机制，督促各地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发展学校体育的职责，以学校体育基本制度建设为基础全方位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人介绍称，近年来，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原因在于一是长期以来，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学生成长评价关系不大。二是体育办学的效果与条件仍有所欠缺，由于师资、器材等条件限制，体育活动课将学生吸引到到操场的动力不足。三是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各界对学校体育课程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他介绍，接下来，教育部将“对症下药”，一是强化目标管理，改革体育课程评价制度；二是强化过程管理，从师资、设备、组织管理等方面加强力量；三是推进体育教学改革，营造良好的校园安全氛围。

此次出台的三个文件，在制度设计上适应当前职能转变和教育治理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体系建设。整体设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学校体育制度，推进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和系统配套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二是强化落实责任。三个办法的实施将紧密结合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实际进行，三项工作的落实主体主要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填报的内容主要是地方、学校自身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彼此不相重复，又能相互衔接。三是创新工作机制。引入第三方机制。教育部门将每年委托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以及有关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构，在各地上报测试数据基础上，进行数据的研究分析，趋势研究，技术支持，并予以评价和监测结果发布。 （黄浩）

特别报道

巴东，我们在这里坚守

□ 本报记者 黄 浩 □ 冯 旭 葛宜科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邻川渝、北接神农架，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许多年前，由于不通公路，人们出行大多选择翻山越岭。而如今，这里不仅修了公路，还通了火车，建了机场。

不过，在恩施州巴东县的大山里生活了59年的袁本安，至今从未出过远门，最远的一次出行，还是多年前送女儿参加工作，在州里走了一遭。

那究竟是哪一年的事儿，袁本安已经记不起来。他只记得，今年是自己在山里工作的第42个年头了。

岁月蹉跎，从18岁的青涩小伙子到如今即将步入耳顺之年，满脸的沧桑和一头的花白，似乎都在叩问着当下最流行的那个问题——“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给予了眼前的青山，都给予了自己可爱的学生——作为一名教师，袁本安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42年，在距巴东县溪丘湾集镇30多公里的一个海拔1100多米的教学点，他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

从原先拥有3名教师、70多名学生的“豪华阵容”，到如今只剩下他和2名学生，袁本安完整地见证了这片小小土地上的“人事飘零”。

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正是巴东的“袁本安们”创造的“巴东精神”，也正是这批人，在岁月积淀中书写了巴东的教育传奇。

“和你们一辈子在一起”

袁本安临退休的前一年，是罗溪坝中学教师谭志辉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位于巴东县沿渡河镇的罗溪坝中学，是半山腰上的一所农村学校，地处偏远，往来道路崎岖。教师们平时都住在学校宿舍，到了周末，才有一些教师骑着摩托车下山，然后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回到家里。

谭志辉记得刚从大学分配到这里时，一下子感觉“与想象太不一样了”——泥巴地、石粉房、老式厕所……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高楼，没有商场，没有饭馆，单是洗澡和上厕所这样的小事儿，都令这位研究生学历的80后女教师颇有些“为难”：在宿舍里，要洗澡，只能自己拿着盆烧点开水；要上洗手间，全校只有一个教师与学生共用的大厕所，晚间要方便，还得出门穿过操场。有一次夜间，厕所忽然停电，她吓得花容失色，回来一场大哭。

来到这里，漂亮衣服、可口美食……只能默默藏在心底，但“喜欢教书”的谭志辉并不遗憾，她愿意把更多的爱给予学生。

学生们也与她打成一片，碰见了都叫她“姐姐”。每逢教师节、妇女节，孩子们都会给她送上寄语卡，或者别的小玩意儿。有一次，因为胃不太舒服，谭志辉去城里医院检查身体，回来时发现，讲台上鼓鼓的一袋子，装满了孩子们为她写下的祝福语。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在谭志辉看来，她“更愿意待在这里”，因为“来了，熟悉了，就舍不得走了”。

有几次，学生听信“谣言”说谭老师要调走了，眼泪汪汪地拉着她问怎么回事，看着学生满是真诚的眼神，心软的谭志辉想着，要是一辈子都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现实永远比想象要残酷。日子越长，年龄越长，谭志辉也越来越成为学校领导的“一块心病”，校长李昌玉不止一次找她谈心，希望她趁着年轻，赶紧走。

她知道，并不是学校不需要她，只是在这所教师平均年龄50岁的学校里，不论是家人，是自己，还是学校里每一个关心她的人，都有共同的担忧：依然孑然一身的她，将去何处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把青春献给你

要么走，要么留，对于依旧贫穷的巴东而言，一所学校的现状大抵如此。

罗溪坝中学自从1999年翻修过一次后，投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所只有27名专任教师的学校里，50岁以上的教师有23人。由于师资力量不足，每一位教师教学任务都十分繁重，语数外教师承担双班的教学任务，理化、地生教师承担至少4个班的教学任务。

尽管师资力量并不强，教师工作压力异常大，但连续5年，这所学校的升学率在全县同类学校中稳居前列。作为一所非集镇的学校，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

山里的孩子，读书的机会非常难得，得让他们走出大山，去过更好的生活。几乎学校里的每一名教师都在“念叨”这样一句话。

55岁的谭克恩，43岁的杨本荣，去年教师节期间体检时被查出患胆囊结石病，医嘱必须“马上做手术”，两人将手术的日期，一延再延，手术后伤口未愈合就回到学校，边上课边养病。

54岁的李启军，身患严重皮肤病，奇痒难忍，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习，他就近治疗，但没有效果，在学校多次督促之下，才远赴北京治疗。

王玉周，八年级班主任，妻子生重病在县人民医院住院，他担心耽误教学工作，将妻子一人撂在病房，自己坚持上班，被学校发现后，派车送他前去护理。

这些近乎“残酷”的事实，尽管令人揪心，却实实在在反映出了这个群体的拳拳之心。

单欣，九年级班主任，每接手一个新班，都会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将教室粉刷一遍。在班级里，他像亲妈妈一样照顾孩子，每天给他们准备豆浆，天热了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他们睡，自己待办公室，寒假里与留守儿童同吃同睡同游戏……这样的故事，数之不尽，身为男教师，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单妈”。

分管学校后勤的59岁的黄东升，每天晚上熬到深夜，为学生把饭蒸好、保温，让孩子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

有时候，做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也许并不太难；但坚持几十年做一件平凡的事情，却需要顽强的毅力支撑。

单欣说，一个民族在需要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的时候，有良心、有责任心的教师更应该在教育的道路上风雨兼程。教书育人不是为了一碗饭，而是为了孩子的终身幸福、民族的未来。

在以罗溪坝中学为代表的巴东中小学里，许多教师都怀着这样简单的教育梦想。

生于斯，死于斯。

在许多老教师看来，他们就是想把一辈子献给这片土地，安安静静地待在学校，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归宿，不论做什么，都是一种本能的付出。

巴东精神接班人

在巴东县教育局局长苏宗立看来，这种付出的本能源自他们的“用心”。他说，开教师大会，自己从来不安排教学工作，因为他知道，教师们比他想得还要多，还要细。

教师用心教书，用心爱学生，苏宗立认为，这种最朴素的表述，蕴藏着巴东教育人的精神，一辈一辈，传承至今。

几年前，巴东“拐杖教师”谭定才每月拿500元代课工资，下肢瘫痪后仍坚持拄拐杖上课的事例，曾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反响，如今，这种可贵的精神依然感动着许多人。 （下转2版）

总编七日谈130

关注改革背后的东西

随着高考的临近，各地高考新政的出台，高考制度改革再次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其实，作为连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要纽带，高考一直是社会瞩目的热点话题，也是教育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有关高考的各种观点，一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真假难辨。

其实，高考制度改革正是教育改革的缩影，教育关乎国计民生，人人都是受教育者，人人都可以对教育发表意见，于是与教育改革同步兴起的，是教育的众声喧哗。改革开放30年，教育的风潮几经变化，新课程改革10年，教育的流派此起彼伏，于是，我们看到，生命教育兴起了，绿色教育启动了，幸福教育走来了。每一种风潮、每一种流派、每一种观点，都试图给出教育的药方，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但现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教育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陷入“主义的泥沼”、“观点的纷争”而无法自拔。不仅如此，每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等到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质疑和否定。

比起其他行业，教育改革的路走得尤为艰难。当然，这说明我们对教育的高度关注和热切期待，但不论是教育人，还是普通公众，是否都应该思索一下，为什么教育改革的路走得如此艰难，甚至反复？以新课程改革为例，虽然已经启动10年，但依然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面临质疑，甚至一些学校在改革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选择重新回到了“时间+汗水”的老路。

我想，原因很简单，有些人虽然行动变了，但思想没有变，所以在面对纷争和混乱时，他们或指责，或逃避，或停滞，但却唯独没有尊重教育的规律，没有回归教育的本质，没有回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什么模式、什么方法，不管英语是否退出高考，一年一次还是多次考试，不管新理论如何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只需关注它们背后的东西——是否关注教育公平，是否基于人而不是基于物，是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绝不仅仅是教育技术、教育方法的改革，而应该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的改革。改革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我们才能从各种观点的喧哗中看到“生气淋漓”，看到“希望与未来”。

雷振海